

國朝諸臣奏議

六十二



諸臣奏議

總議門

總議一

上 太宗論軍國要機朝廷大體 田錫

臣伏念自秦諫始今已周歲無一言可裨時政無一善上答君恩蓋以陛下文明無事可諫朝廷之共無事可言然戶祿曠官憂慙無切盡忠補過夙夜寧忘今輒以軍國要機朝廷大躰布在一疏上達四聰伏乞陛下察而恕之容而用之臣所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躰者四今為陛下引論而言之臣聞古先聖人牢籠天下弛張眷略舒卷人心使萬人之心如一心四海之意如一意有若馭馬又如鑄金言

臣

一百四十五

卷

馭者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善鑄者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失其機又失其時則方人不一心四海不一意亦猶不善馭馬不善鑄金使之馳而不馳使之止而不止使之圓而不圓使之方而不方若是則危與亂雖未萌而不得不憂機與時雖未失而不得不懼故古人云居安思危又曰理不忘亂臣每念有唐之末天下分離中原土疆不過千里自先帝恢張皇業開闢天下平吳取蜀易如破竹唯河東遺孽終不能平洎陛下舉取之功名光大世宗先帝所不及也然自河東破後聖駕回旋諸軍之心皆望賞賜四海之內亦俟霽恩豈謂陛下未覃賞捷之恩未行策勳之禮乎二所謂踰時今北方之戎不來朝貢幽州孤壘未復封



臣以國家兵甲之強朝廷物力之盛滅戎人甚易取幽州不難然自古制御蕃戎但在示之以威德示之以威者不窮兵黷武不勞人費財示之以德者比之如犬羊容之若天地或來朝貢亦不阻其歸懷或背驩盟亦不怒其侵叛臣伏慮陛下以幽州未取戎賊未平一旦又來擾邊方乘復思再駕欲快聖意欲展睿謀雖舉必成功動無遺筭然臣請陛下或展郊禋之禮或行封禪之儀因此賞河東之功因此示策勳之信人心懈怠者復悅軍功勞苦者終酬帝澤滂沱物情通泰所謂陛下駕馭其意鎔鑄其心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不以威信鑄其心思惠馭其意臣恐使之馳則止使之圓則方當是時陛下必

念臣今日之言陛下必思臣今日之諫也此謂軍國之要機一也又念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師老費財兵書曰頓兵挫銳臣聞聖人不務廣於邊鄙唯務廣於德業武有七德陛下何不廣之天生四夷陛下何須收之必若聖德日新皇風日遠遠夷自然入貢外域自然來降苟不來降又不入貢彼國自有災癘彼人自懼凶荒尚書曰惟德動天又曰四夷來王周易曰聖人先天下而天弗違天且弗違況四夷乎臣嘗讀韓詩外傳言成王之時越裳來貢九譯而至周公問其所以來其人曰天無迅雷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始有聖王之蓋往朝之昔太宗征遼魏證苦諫及正觀太宗之後天下州郡一百有六十羅摩之州有八百屯田置戍

悉在外荒豈是一一加兵然後方來內附今陛下取交州  
何遠况大國取交州謂之瘴海去者不習風土兵在彼中留  
滯頗少願陛下且罷斯役暫息南征交州未平不足損  
陛下功業交州既得不足光陛下威聲臣但以師老費財  
為可慮頓兵挫銳為可惜蓋征討之役費用非輕皆生民苦  
力之財悉諸國所供之賦乞陛下惜經費之用望陛下  
念征戍之勞此謂朝廷之大躰一也臣嘗讀六典左右拾  
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  
小則上封大則廷諫臣又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  
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云又起居郎起  
居舍人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者之言行今來諫官寂無聲影

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教有不可行給事中不敢封還而不  
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諫既不敢違上旨遺補又不敢言直  
言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得立軒陛之間不得紀言動之  
事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陛下德音或有不  
知而不錄加之御史不敢彈奏左右丞今尚闕員又中書舍  
人是陛下近臣司陛下誥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  
班而進拜舞而回未嘗見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陛下  
訪之以事臣慮其名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  
便而方奏伏乞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言冀各尽其  
誠心求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雖有集賢院書籍而無  
集賢院職官雖有秘書省職官而無秘書省圖書臣伏讀云

元九月十一日所降制敕條貫一官仍於朝堂習儀又老  
司由舉此則 陛下思復古道入振朝綱臣唯見所言百僚  
未見所舉者職如職業各舉則威儀自嚴君有君之威儀臣  
有臣之禮法何患百官不整肅何患庶政不允釐百之今後  
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起居郎起居舍人得以紀錄言動  
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以糾轄臺司由書舍  
人得以祇膺顧問中書舍人得備問則呈獻日新左右丞得  
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 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  
知御史彈奏則百僚震悚一人尊嚴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  
左右則盛事無遺國史大備給事中得以封駁則言無誤  
出政事無錯行此 朝廷之大軀二也今天下一家海內為

三

四四上

四

四

皇四方所湊輦下駟闕萬貨所歸京師富盛軍營為監無不  
高嚴佛寺道宮悉皆壯麗 陛下又新西苑復廣御池池若  
漢之昆明苑若周之靈囿足以為 陛下宴遊之所足以為  
聖朝宏大之規唯尚書省是前代所營公宇低隘南宮三十  
四司不在其間其尚書無本廳諸郎官無廨宇至於九寺三  
監寄在內前廊下加以禮部無貢院試處非省垣每年試舉  
人權就武成王廟非太平職司之制度非清朝文物之規儀  
乞 陛下俟西苑畢功御池罷役重新省寺用列職官此則  
朝廷之大軀三也臣又每於行路之次見有羈錮之囚荷以  
鐵枷不覺自駭不知其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是何人  
豈諱按刑統准獄官令枷杻各有短長銜銜各有輕重刑度

尺寸並有刑書未見以鐵為枷者也凡今州縣欲治一小罪繫一輕囚必詳格文盡依典法奉 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為枷事出法外伏乞 陛下釐革此法免傷皇風昔太宗因看明堂圖見人耳臍皆系於背聖慈惻隱免人徒刑況太平之時將刑措而不用至仁之主宜欽恤以居先此則 朝廷之大弊四也臣所言者要機乞 陛下審而察之所舉者大弊乞 陛下採而用之臣不任感恩思報激切屏營之至

太平興國六年九月上時守左拾遺

上 太宗條奏事宜

田錫

臣備位諫垣出官河朔雖勵忠勤之節未伸寒暑之誠尸素自知傍徨益切何以分 陛下憂勤之寄何以副 朝廷委

用之恩敢不夙夜有思消埃欲效願以芻蕘之見上希英聖之知今 陛下命以頒條委之理郡親民之心無先於此苟若所理之郡事簡獄空所親之民風淳俗厚所謂莅民有術御下有能足以副 朝廷任用之恩有以彰 陛下憂勤之旨然事有無從而得簡獄有無因而以空民風未致於淳和物俗未臻於富厚雖有益民之術無得而施雖有御下之才無從而設况臣聞懦御下非才以臣愚蒙莅民無術但可言其以弊恤其未安以弊者昔近并門鄰於敵境備邊之費御寇之兵二十餘年民不遑息未安者今以北狄適於塞垣屯兵禦戎飛芻輓粟三十餘郡民不堪重斂推貧財編削太密躬親機務論旨稍類臣所謂網利太密者酒麴之利但要墻



蓋商稅之利但求出剩或偶有出剩不詢出剩之由或偶有虧欠必責虧欠之過近年比撲只管增加近月較量不管欠折然國家軍兵數廣支用處多課利不得不如此征收完攤不得不如此比較窮盡取財之路莫甚於茲疏通殖貨之源未聞適變似不知止殊無定期今乞 國家以關市之征定其常數酒麴之利授以常規或偶有增加不更求出剩或偶有虧折即可令於出剩時補填且如州縣征科農桑稅賦年豐則未聞加納歲歉則許之倚征自然理得其中民知所措何以言之民生於利亦猶魚生於水也民困於利又如水涸於魚也願更生于讜議別布新條當生民既庶之時是求理酌中之際天下幸甚海內幸甚臣所謂論旨稍類者臣嘗讀揚子法言曰聖人之道猶日中又嘗覽太公六韜曰聖人之道猶龍首龍首謂高視而遠聽日中謂融明而燭幽是知君有君上之威儀臣有奉上之職業君道務簡簡則號令審而人易從臣道務勤勤則職業修而事無壅臣伏見 陛下憂民太過視事太勤每日早於崇德殿受百僚之朝至日午於講武殿視萬機之事或進呈甲仗或揀閱軍人或躬問縲囚或親觀戰馬自旤而進者或詳其詞理擗鼓以聞者或徇彼寬誣皆金口言詞人人省問天心揆度一一區分有以見陛下勞萬機之神自此見臣下虧事君之職况今四方無事多壘盡平何以也陛下如此太勤何以使三公因此無愧蓋 陛下慮四聰或有所未達萬機或有所未知文王之心

遂乾乾而夕惕成湯之意貴孜孜於日新然 陛下何不穆此勤勞於求賢何不以此精專於選士諫官則實之左右御史即委以糾彈給事中當材者許之封駁詔書起居郎有文者命之紀錄言動百職如是各舉其業千官如是各得其人則何憂事不允釐何慮民不受賜今有司指揮多以答子取聖旨官員注擬必須引見聽敕裁事若允當則既由宸衷事若未當則亦歸眷斷如此皆勞 天聽安用有司致 陛下視事大勤憂民太過况官闕乃尊嚴之地軒墀列清切之班可以延佇賢良詢求理道豈宜使押來囚繫或病患軍人或虛詞越訴之徒或僥倖希恩之輩引之便殿得面天顏 陛下則隨事指揮臨時與奪其間有驟承顧問上懼天威或偶

等

百四十五

一

四

有敷陳稍愜 聖旨怯懦寒言訥者口雖奏而未盡其心姦詐

辨詞者言雖當而未必有理 陛下或賜之恩澤或賞以刑

名然眷鑒周通出令固無於枉濫而帝庭清肅終朝豈稱於

喧囂加以條理事宜或傷類併施行詔敕遂至稠重禮曰王

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緯喻其以近及遠漸光

大於萬方空言訓人可常行於百代簡而且要人則易從繁

而又難人則易犯書曰臨下以簡又曰御衆以寬御衆不以

寬則獲罪者多臨下不以簡則從令者少况帝王有常道禁

令有常程施令貴乎必行設禁貴乎必止若令之無節奉而

行之者必難禁之無時遵而止之者亦寡臣所謂網利太密

既如彼綸旨稍頻又如此願 陛下寬臣敢言之罪察而審

之望 陛下聽臣敢諫之言擇而行之臣復有未諭聖意之事三又有奏請可行之事二未諭者今內職諸司各有公解禁林近侍各有本廳中書是宰相職事之堂相府是 陛下優賢之地今則於中書外廡置磨勘一司較朝臣功過之有無審州郡勞能之虛實聽言是職本屬考功豈考功之職不修而磨勘之名互出殊非雅稱深損大綱此臣所謂未諭聖意之事者一出其次御史臺本禁人今為繫囚之所大理寺舊來置獄今為檢格之司授人之職者本貴當材鞠獄以情者自然無濫或諸侯有大過或百姓有深冤乃命臺官委為制使憲府之風規自別刑曹之按鞫無疑今則或槌鼓聞天虛詞誚闕多差殿直承旨使為制勘使臣殊非理獄之

三

一四五美

八

四

才驟委鞠人之罪其間有未明推勘因致淹延或未曉刑章妄加深刻既臨以制書之命實乎縲紲之中上畏嚴威誰敢拒捍及當錄問皆伏欵詞雖罪致徒流必該申奏案既圓備即據施行豈無陷於非辜豈無失於有罪虧 陛下慈仁之旨損朝廷欽恤之恩此臣所謂未諭 聖意之事者二也臣每讀史書至於文集或匹婦有正廉之節野人有孝悌之風尚旌彼門閭或賜之粟帛將以勸澆漓之俗亦以行風教之規修身者由此彰名尚義者因茲立節今國家官僚遠官入得般家父母云亡不得離任墨綬視事寧安孝子之心明詔未行深損聖人之教此臣所謂未諭 聖意者三也昔漢文在位稱為刑措歲終斷獄者三十此蓋民安其業乃無咎於

荒言物笑其百少自羅於天下是以聖人見一物笑天下無  
加惻隱知一夫失所則必動哀矜御一衣思天下女工之勤  
嘗一膳思天下農夫之苦故尚書曰不敢侮鰥寡周易曰信  
及豚魚豚魚至微信猶能及鰥寡至賤侮不敢加有以見聖  
人用心無微不至聖人施惠無所不均今河朔數州衙前軍  
將應宣命配來之者多江南兩浙之人雖曾有敕文許令自  
便然各無去着猶係職名其間有不請衣糧只望差使設有  
得該請受多是折支時寒無衣日餒無食老小相聚凍餓貧  
窮羈旅無圖咨嗟愁苦與其配之而無用孰若捨之而放歸  
此乃可言者一也今國家封疆甚廣州縣至多令錄闕員據  
資勞而遷授簿尉滿任按歲月以除移其間廉吏雖多抑亦

四三

一百四十五

九

報

貪夫不少貪員者偶無彰露刑罰寧加廉者未有立聞旌酬弗  
及言乎賞勸似未精詳宜委諸州遍令申奏州有幾縣縣有  
幾員奏其善者則不善者自彰奏其廉者則不廉者自顯或  
就加獎飭或聊與轉遷則廉能者既有所歸猥濫者寧無自  
憚揚清激濁實為致理之先易俗移風且自親民之始此臣  
謂可言者二也臣縷陳鄙見煩黷 聖聽臣不任惶恐戰慄

之至 太平興國七年十一月上時以古補闕知州入奏此奏

上 真宗論重國六政五事

王 禹偁

臣伏觀 陛下即位赦書云所宜開諫諍之路按茂異之材

奉御史臺告報准詔命內外文武臣寮並許直言極諫此

陛下誕彰聖德廣濟民情速致時雍追用古道之深守

亦宗社無疆之休軍民莫大之主也臣雖無聞諫則有素  
先皇帝時初拜右正言直史館即日進端拱箴一篇又上禦  
戎十事蒙 先朝採納權陞綸閣判大理寺時抗疏論道安  
之罪執法雪徐鉉之寃貶官商山谷實因此尋復召用叨塵  
諫垣又上李繼遷便已寢而不報俄忝內庭翫駁正亦嘗改  
更宣命封還敕書雖無報於朝廷蓋粗伸於職業伏遇 陛  
下欽奉顧命惟懷永圖嗣位之初赦書既如彼聽政之後詔  
命又如此臣苟有所見隱而不言是上負 先帝用人之心  
下孤明主求諫之意也伏以 聖朝立國四十餘年矣邊鄙  
未甚寧人心未甚泰求利不已設官太多今 陛下治之惟  
新救之在速臣伏慮書生執言有奏於 陛下以爲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不知古今異制家國殊塗者也假  
如帝堯既殂帝舜在位堯時有八元未進四凶未除舜只流  
放舉用善惡兩分未聞後之人曰堯不及于舜也舜不孝于  
堯也伏惟 陛下過老生之常談奮英主之獨斷則天下幸  
甚謹緣軍國大政奏事九條儻稍動於聖心庶大開於言路  
其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蓋遠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胡  
虜西有繼遷胡虜雖不犯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  
餽餉固難寢遠關輔之民倒垂尤甚臣愚以爲 陛下即位  
之初當順人心且救疆吏致請虜臣使達大或請尋舊好下  
詔赦繼遷之罪復與夏臺臣頃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  
殘破夏州以奉拓拔氏祭祀 先帝雖有批荅口與鄜州節

度緣繼遷本是反側之企其東身歸國所以詔命不行今  
陛下嗣統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舉前事彼必感  
恩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誅擒皆有方  
略且使天下百姓知陛下爲已而爲人也或曰富國強兵  
不可示人以弱此乃誇虛名而忽大計者也二曰減冗兵併  
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伏以乾德開寶以來國家之  
事臣所目覩當時東來得涇州清涼南未得荆湖交廣朝廷  
財賦可謂未豐然而擊河東滅北虜國用亦足兵威亦彊其  
義安在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  
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上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  
國用轉急其義安在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

不自專故也今誠能簡銳卒去冗兵而委之以將帥用恩威  
法令以駕馭之資以天下財賦而曰兵不振用不豐未之有  
也臣愚以爲陛下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以高枕而  
治矣至于引唐虞比三代者皆爲空言臣所不敢臣又見  
開寶中設官至少何以驗之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  
常記只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一員今司門員外郎  
孫賁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當時未嘗闕事自後始  
有團練推官一員今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  
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陳延山通判開曠副使開曠至遂判官李  
廷推官柳宣兵馬監押沈繼明監酒稅等又增四員曹官之  
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幾幾也問其人民幾于昔時也

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由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盡取  
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  
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今人謂盡矣何以知之只  
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宰相王涯始建稅  
茶之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緡東師以濟今則錢數百  
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  
下者也其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爲擇  
人士君子行脩于家學推于衆然後薦用登之于朝故從政  
而政和臨民而民泰自三代涉兩漢雖有公革未嘗有遠去  
此道者也隋唐已來始有科試得人之盛與古爲侔然自唐  
初終 太祖之世科試未嘗不難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

經學不過五十人重以周高祖之後外諸侯不得奏辟士夫  
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 先皇  
帝毓德王藩觀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捨短從長  
按寸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  
有容易而得如臣者容易中一人爾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  
難故 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需擇 陛下宜糾之以  
舊章伏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銓擇官材亦非  
帝王躬親之事比來五品已下謂之旨授官今則幕職州縣  
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 太祖已來便殿引見用爲  
常例以至 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倖或以哀鳴泣涕便獲  
起資或以捷給山呼使附京秩吏部官只若備員旣無恥格

之風漸多闡茸之吏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遠有司依格注擬  
其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唯有四民治民者士  
也故受養於農工以造器用商以通貨財皆不可闕也而兵  
不在其數蓋周井田之法農即兵也有事則戰無事則耕自  
秦以來以彊兵定天下故戰士不服農業矣是四民之外又  
生一民而爲五也所以農益困然而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  
去也但使帝王之道不得與三代同風漢明之後佛法流入  
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  
又益一民而爲六也故魏晉而下治道不及于兩漢有唐大  
儒韓愈諫憲宗迎佛骨表云昔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一十  
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二百歲顓帝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

八歲帝嘗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十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  
一十歲舜禹皆壽百餘歲當時未有佛也是知古聖人不事  
佛以求福古聖人必排佛以救民假使天下有僧萬人每日  
食米一升歲用絹一疋是至儉也而月有三千斛之費歲有  
一萬練之耗何況五七萬輩哉而又富僧鉅貲窮極口腹一  
齋之食一襲之衣貧民百家未能供給此輩既不能治民又  
不能力戰不造器用不通貨財而高堂邃宇豐衣飽食而已  
不曰民蠹其可得乎臣愚以爲 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  
計其費耗何啻億萬 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有靈豈不  
蒙福事佛無効斷可知矣 陛下深鑒前王精水理本啜宜  
沙汰以厚生民若以嗣位之初不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



載不令度人不許脩寺使自銷鑿潮而去之亦救弊之  
也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審諤之士知進而不敢  
儉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同軌也  
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今天下言帝王之盛者豈  
不曰堯舜之道具在方冊堯之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製作  
司徒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咎繇作士明五刑伯夷典  
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大哉堯之為君可謂委任  
責成而無疑矣或曰誠如是堯有何功德耶臣曰有知人任  
賢之德爾雖然堯之道去世遠遠恐不可復臣以近事言之  
唯有唐之政可以損益而行焉臣讀元和賢相裴垵傳憲宗  
嘗命垵銓品庶官垵奏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

司長官自擇寮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以 陛下之明擇  
宰相數人猶時有非其人者况臣之不佞擇數十人諸司長  
官常恐不逮若更令臣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當時識者以  
垵為知言伏望 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宰相用而  
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取寮屬則垂衣而治  
矣所謂中良蹇諤之士知進者也臣又聞古者刑人不在君  
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又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  
謂明也已矣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韮者言皆賢也大小  
人之徒巧言令色先意承旨事必害正心惟忠賢非此聖帝明  
王不能深察臣又按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登殿三北奉  
職卑賤可知或因遣使亦得陞殿惑亂 天聽褻黷事無

此伏望 陛下振舉紀綱尊嚴視聽在此時矣不可不  
先議兵使眾寡得其且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  
品流不雜然後難選舉以塞其原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  
用足而王道行矣今若不去冗兵併冗吏不難選舉不禁  
僧尼縱欲減人民之賦寬山澤之利其可得乎伏惟 陛下  
承 二聖之貽謀暨千古之治道明比日月幾先鬼神聖智  
所周不遺一物莫斷所及出于百王而又三事大臣受遺輔  
政豈容郎吏輒議國經蓋以臣素被寵光帝恩報効有所貯  
蓄不敢緘臧臣又念詔書云言之而不用罪在朕躬求之而  
不言咎將誰執不勝大願所以輒進狂瞽上干 冕旒伏惟

陛下踐詔書之言則天下幸甚

至道三年四月詳諫五月詔  
御史臺告宰相外文武羣臣

自今人君不遇時政或屬軍事否臧民間利害並許直言極  
諫抗疏以聞十八日封僧以刑部郎中知揚州附海上此奏  
即召還朝用其策以夏綬銀宥請  
玉州賜趙保吉且命復知州詔

上 真宗答詔五事

陳 彭年

臣准詔在朝文武百官舉行轉對在外羣臣各計上章奏事  
者此 陛下思納昌言以安庶彙之意也臣雖至愚切期塞  
詔伏惟明睿少賜裁察今之踐明庭獻封事者多述民間之  
常務殊非邦國之遠圖臣之所言則異於是臣聞重華之世  
伯禹叙其九功太甲之朝伊尹陳其一德武王受命訪洪範  
之九疇成王嗣興制周官之六典咸同古道以資化源伏惟  
陛下嗣 二聖之不其基御千齡之大統羣臣進用百姓阜安

誠當煥發洪猷彰明盛德增修制度初立憲章繼霸俗於累朝復王風於往古使九夷荷其惠澤萬世仰其聲名之日也  
天事有雖小而可以建大功理有至近而可以為遠計者臣  
請言之其事有五一日置諫官二日擇法吏三日簡格令四  
日省吏員五日行公舉此五者實經世之要道致理之坦途  
也臣請縷言之夫置諫諍之官開獻替之路堯舜湯武所共  
然也何者以正直之臣忠信之士參立左右專奉箴規有事  
必言有闕必諫足以達四方之寢蔽資聖主之聰明今雖有  
諫官且無言責或出居外任或兼領餘司常箝口以自安以  
危言而替否是同虛器何補聖猷臣請依六典員數置諫議  
大夫司諫正言並選孤立無黨忠直不欺言行相符名實相

稱者為之俱以才授不以叙遷使其常立明庭專居諫省入  
觀朝政出聽輿辭或作事失中或出令未當或選舉無狀或  
獄訟有寃小則上章大則廷諍然後聖主察其所言可者從  
之否者罷之歲終以言事之多少為課最之高卑忠謹盡規  
者甄升依阿固位者懲責自然人皆竭節政必無邪臣下不  
敢偷安朝廷得以震肅矣又人命所繫在於法官官或非才  
人必無告古者按大獄議大刑雖本於法律亦輔以經義故  
擇之定國之為廷尉則無冤人張湯趙禹之列九卿乃名酷  
吏國家重文學之選輕刑法之司故其屬寮未得盡善用忠  
之道則為曠官徇刻深之文乃名奉法唯格律而是守豈  
能詳若是則囹圄何由空虛鈇鉞何由偃息臣請今

後廷尉官屬或委所司以謹加銓擇不拘資叙唯擢才能法其  
理一成之刑務於平允用三尺之法志在哀矜無以愛憎舞  
文無以高下希旨自然民知恥格時治和平又法令者國家  
之權衡生民之銜轡貴於簡易惡乎滋章以用則民知適從  
數變則人無所措近者 陛下知制敕之類降懼條科之太  
繁旋軫聖謨特令刪定既經歷之者皆是名臣則措置之間  
固皆合理而詔書頒下方又於踰年後敕施行又將於累百  
或刪去者重爲條貫或已有者更亦申明無益憲章徒繁簡  
牘且理導畫一則吏無以欺民令或煩更則人得以弄法損  
益之際豈不明哉古人有言利不十不變法誠謂此也况  
先朝求理之心 陛下繼明之志詔令一出吏夏同歡縱少

有闕文亦無妨大體豈煩改作一致多門臣請今後有上  
封言事請變移法者非有大益毋改舊章庶使號令愈明刑  
辟漸措又理世之端審官爲本審官之道用賢爲先不在具  
員但期得俊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又曰首事不如省官今  
國家州郡至廣官員太多無益公方空蠹國用使有才者莫  
盡其力不肖者得容其姦請以臣所親經證其利害臣前任  
蘇州通判日知州喬維岳疾病獨臣與判官崔端任其事次  
壽州通判日知州喬維岳喪亡支使甘鴻漸差出獨臣與推  
官陸文偉同官此時區分獄訟決遺文書皆得及期亦無闕  
事即今蘇州知州通判亦有職事官三員壽州知州通判外  
有職事官四員官員既衆事分益煩增知吏之銜參添簿書

之雍滯又臣本州洵陽縣計戶一千一百有官三員漢陰縣  
計主戶六百有官二員率皆人戶凋踈路歧荒僻詞訟絕少  
租賦甚微徒使安閑固無勤績臣每見知郡推官軍監判官  
並名初等職事然有名雖知郡而事並藩方額是軍監而務  
多州府或當要道或在邊庭其間知郡則有推官而闕判官  
軍監則有判官而無通判監當錢穀詳斷刑名凡所責成莫  
非繁劇然其請受少於判司勞役不均賢愚共見臣請特選  
明幹朝臣與諸路轉運使相度管內州縣有公事簡少官屬  
過多處並量減省所減之俸該司理司法參軍例添給初等  
職官是則冗長之處既以減員要用之官又各加俸自然官  
無虛設人皆竭誠創此新規益光至理又爲邦之道莫切於

求賢求賢之方莫先於公舉然隄防不峻則濫進之路興憲  
網稍嚴則明敷之典廢期臻多士共振宏綱臣請依唐朝故  
事新授常參官朝謝日並進狀舉官自代各隨所長具言其  
狀或以文學或以吏能或以強明或以清白務在據實不許  
飾詞儻所諳知無避親黨既經御覽即付宰司俟至年終具  
名條奏在外者委諸路轉運使在京者委本司長官更詳其  
能以驗所舉如薦揚旣數採聽非虛即爲量才各加進用其  
後或不修操行故瀆彝章則舉主依法科刑以懲謬舉或政  
績殊異課最有加則舉主隨事旌酬以褒進善賞罰旣信清  
濁自明蓋采羣議則人無以私有常規則衆皆知勸清源正  
本其在於茲臣又伏見唐太宗常召公卿諮詢理體羣臣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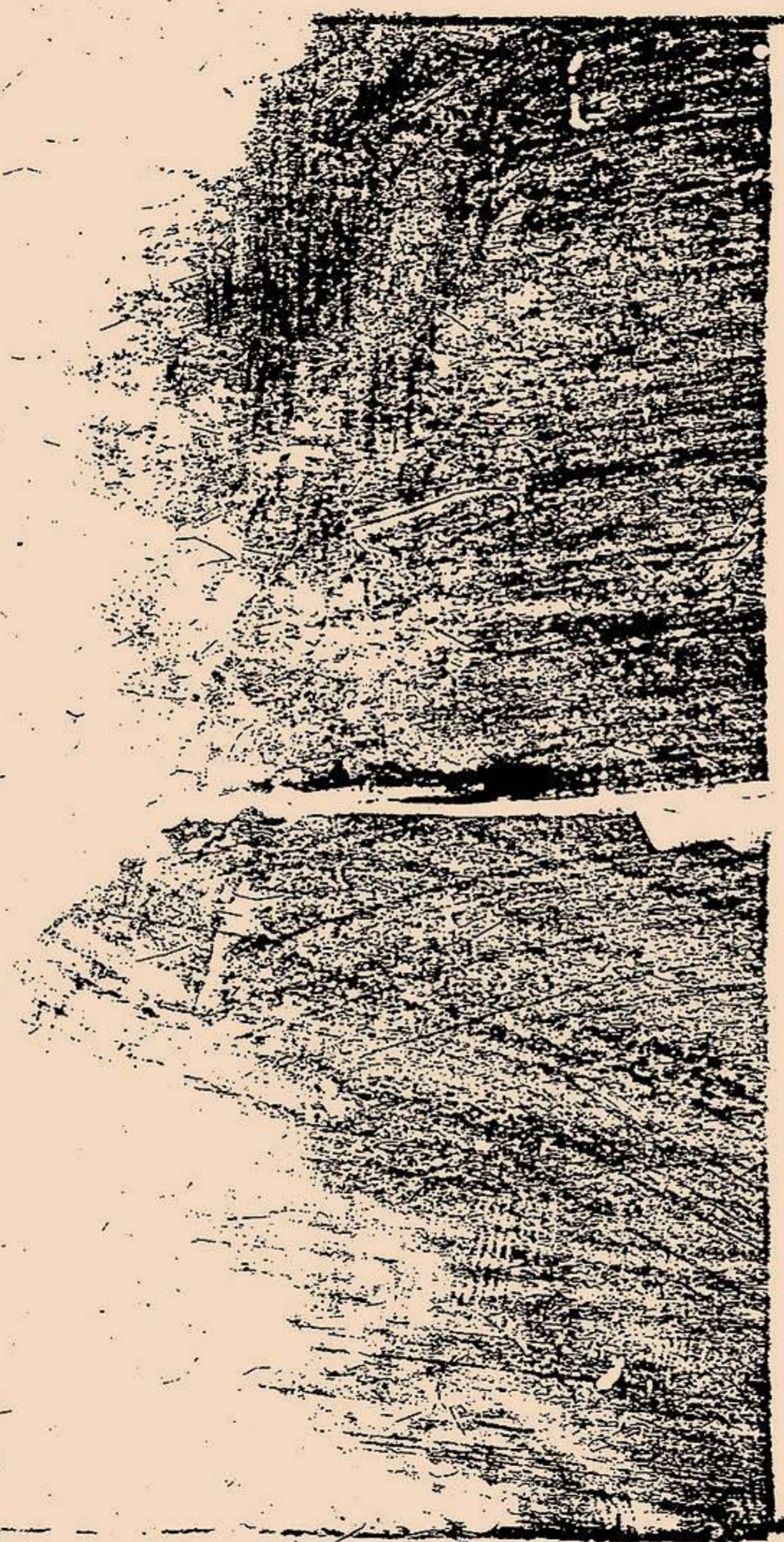
拘近俗莫有遠謀唯獨魏證  
行王道太宗既從其議  
太平中華則外戶不扃四夷  
童譯來貢艱難屢禱而歸  
益新豈非盛德在人餘慶  
及後世所致歟國家功成  
理定遠肅  
灑安萬彙宅心九夷拭目  
以  
陛下之聖德跨越古先誠  
宜  
鄙晉魏而不談小高光而  
獨出  
行清靜神明之化恢仁義  
慈  
儉之風然後舞干羽以為  
甲兵盡衣冠以為刑辟坐  
明堂而  
朝萬國登岱岳而禮百神  
則天下之民無聲而應海  
外之俗  
不召自來矣  
咸平四年二月  
上時知全州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一百四十五

魏

七

七



總議明

總議二

上 真宗論時政

張 知白

臣聞創王業期於無窮者必政事爲基是以王業成業者其政  
事必經久可取遠大可法然後速見治平之運竊以古今之  
言事者鮮不以防邊爲急務故多舉西北二隅攻守之事以  
獻方略由是奇兵之謀紛然競興夫五行之中金爲兵以五  
事配之則金爲義兵之爲用實不可去也乃知言弭兵者罪  
大矣焉夫戎狄者亦天地之一氣耳其性貪暴惡生好殺與  
絕異是以史籍所載京師爲陽而諸夏爲陰蓋取諸內

真宗

之義也夫陽主生物陰主殺物故知四夷擾邊不足異也  
制之有道亦文和樂爲陽愁苦爲陰王者必先內和人心  
後制四夷此崇陽抑陰之義也臣伏見去春大雪今夏暴  
下稽洪範之書則擊乎咎惡之文伏惟 陛下自即大位日

謹一日而復溫厚恭肅祗畏勤儉討論方策思廣治道聖德  
無缺則咎惡何從而起豈非政令之間有不便於天時者乎  
今夫春者發生之月也可生而不可殺也國家每歲春夏將  
交之時禁止採捕是仁及鳥獸今建寅之月三元之始孟夏  
乃是正陽之月况正律所載有秋分已前不決死罪之制月  
令當春則曰無肆掠不可以陰政犯陽又曰且行仁而不可

殺今或事久夏則曰決重囚出輕繫並無決死之文唐朝承

按此制者非在十惡尤爲巨蠹者則決不待時自唐氏失政  
政事多廢今刑統內唯存晉天福七年敕立春立夏兩日不  
決死罪蓋以天福之間方爲戰國天下生靈犯罪戾抵濫刑  
者不可勝紀殺戮之刑僅無虛日故不可全避春夏盛德之  
月止取其兩日以代兩季今天下每歲所決大辟至鮮一歲  
之中凡有二十四氣每氣各主十五日臣以爲天下列郡每  
歲所決死罪雖不可禁春夏兩季亦可以於立春立夏二氣三  
之時各禁十五日以應一孟之節全發生之陽氣若罪在十  
惡決不待時者亦可改斬爲絞以免流血之刑自餘雜犯死  
罪者若有已斷身獄可取半月外行決其邊防屯兵之地以  
軍法從事者不在此限又按禮經季夏中氣之後十五日不

可以興土功爲土將用事氣欲靜也請詔天下每歲起季夏  
中氣至立秋節半月內非邊陲防警捍敵浚城及脩治隄防  
以禦水害餘並不得起割土功其葺葺墾殖者不在此限臣  
又聞周禮六官其一曰秋官主刑又月令孟秋中氣之後則  
命有司繕圜圜具桎梏斷薄刑決小罪秋分則申嚴百刑斬  
殺必當無留有罪無或枉撓此並順上天行肅殺之令也命  
使決獄多不拘於此時或在三春或當九夏雖勤恤庶獄慮  
有滯留其如未順四時之令也欲望自今除盛夏仍舊隆詔  
恤刑外每歲自孟秋中氣之後秋分前遴選周行分道決獄  
如此則順天行刑而又四方之風謠因之得以知列郡之綱  
條因之得以振且一歲之中必順令決獄與其行之於別季



不若行之於此時又聞先王垂訓重德教而輕刑罰所以見  
王道盛也法令之文大為時所推向自中外由刑法而進  
者其衆雖有循良之吏亦改節而務刑名也然則刑法者治  
世之具而不可獨任也參之以德教然後可以言善治矣夫  
德教之大莫若孝悌若捨此而欲使民從化是猶釋舟楫而  
求濟於無疆涯之津也故宜旌勸孝悌以厚風俗臣伏見  
朝廷明有詔命恤孤窮無告之民令異其姓名別為一簿  
每遇有科徭賦斂則令去重就輕蠲勞為逸斯則蘇疲羸之  
一術也其如官吏鮮能奉行成制鄉縣之內因而別致慘苛  
若令佐盡得其人則孤窮無告之民皆得上簿不得其人則  
委之人吏責自鄉胥徇私任情移易貧富嗷嗷之民誰敢吐

一書以伸誹必至於委弃溝壑是故將欲興禮義先在起民  
心將欲舒民心先在均貧富將欲均貧富先在正簿書養民  
之道郡踈而縣親故知百姓之長不可不精採擇蓋列郡之  
牧數至少而審察可以周知宰序之任官至卑而朝廷難以  
徧察夫親民之官廉而不明者則失於馭下明而不廉者則  
傷於徇私必待廉明兼備中和在躬者然後可用是故備其  
位者則多中乎選者彌少知國至大也庶官至衆也有人而  
致諸散地未可知也當其位而不使盡其心亦未可知也臣  
是以夙夜為國思求人之術歷選用經公宰者而用  
之使元在六已其政事具年之間較其成績苟能正其簿  
書則力藉而窮之民必庶為上然後酬之以不次之恩

臣又聞聖人居守文之運者將清化源在乎正儒術古  
者其書簡而有限其道精而有益今之學者其書無  
非一是故學亦多性彌亂至於經史子集其帙殆萬  
者其書之古法在於編者悉謂之古書殊不知法有  
可法也書有可傳不可傳也若盡使知之則可謂勞  
而寡要當年不能究其學累世不能窮其業今進士  
大為時所進用其選也殊其特也厚進士之學者經  
史子集也有司之取者詩賦策論也故就試者懼其題  
之不明唯恐其學之不博記之不廣是故五常六藝  
之意不遠探討其所習泛濫而無着非徒不得專一  
又使害生其中何謂其然且羣書之中真偽相半亂  
聖人之微言者既多昔大道之宗旨者非一若使習  
而成功得不揉淳粹之性蕩中正之氣其為吏也安  
能分挈治柄使教令必行哉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脩  
道之謂教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知為儒不  
可不重其所習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  
經古今之通誼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  
同是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此仲舒議漢  
之失引春秋大一統之說言諸侯統於天子不得自  
專亦猶自家之說不得與聖教並進懼乎亂皇王之  
大道也今之世皆漢之世其章句之學彌盛而異端  
之書又滋多乎數倍矣安可不定其成制哉况夫儒  
者之術不以廣記隱奧為博學不以善為巧為能文  
若使明行政令大立程式每以題考試不少使

出與藉外然以正史至于諸子之書必須輔於經合於道者取之過此並斥而不用然後先策論後詩賦責治道之大體捨聲病之小疵如是則使夫進士之流知其所習之書簡而有限知其所學之文正而有要不施禁防而非聖人之書自亦棄於世矣不加賞典而化成之文自興行於世矣咸平五年十一月上時為河陽節度判官上覽而嘉之召知白赴闕試舍人院除左正言

上 仁宗時務十一事

范仲淹

臣聞直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俟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况臣之所言

曰 聖朝當行之事而未知行之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機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之壞則為來者之責惟聖帝明王之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 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况我 聖朝千載之書皆乎不

這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乾論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聖人救之以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方司馬此聖人濟之以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湏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關勢如走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

言

百四十一卷

六

周

藥之備焉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略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陣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爭之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况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大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屬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定託因細事噴者言猜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自京至邊並

名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戰而無功再如曹孟德  
尋好未知果有幾將可代長城伏三 聖慈監明自之  
察陸贄之讜議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其命大臣  
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略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  
羣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效於邊塞  
足備非常其或自謂無慮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時之  
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無殊乃於倉卒  
戰鬪之間拔卒為將豺狼競進其偽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  
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  
其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  
詳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後授任不以爵祿

為恩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此設官之  
大端也我 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  
以臣觀之且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  
館閣以待賢後得學士十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  
材以論道經邦而成大化也既至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  
此選不盛我 朝崇尚館閣自為清華相輔之材多由此選  
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遷出內庭逼居坊陌非唐所謂集  
之館也又其間校讎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  
年漸至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  
也伏望 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為制度以法唐興之時  
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幸也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亦

諱之朝且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身賞一  
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  
已顏者危緘口者安以集樂石爲虛言以陳絲髮爲供職三  
載之後進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中官未勸  
將令諫官御史之徒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  
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于世勲之後立賢爲嗣餘子則  
以才自調不使渾淆而後大防一墮頽波千載凡居近位歲  
進子孫著絃盈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并京朝謂之賞延  
無乃太甚此必前代君危臣借之際務相姑息因爲典致以  
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非貪  
忍之徒絕異孝廉之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此一途歲取

百數無所不有實累主風恐非任官惟以避之也人避衆怨  
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紛祿位填委文武官吏待闕逾年貪  
者益礪其爪牙廉者米困於寒餓徒於禮闈之內增其艱難  
壯士惜年數歲舉廼相奔競至有訟爭而况將辭者不求  
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淺詔令雖繁何以  
戒勸士無廉遜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  
儻國家不由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非國家之  
福也儻爲長久之策則願與大臣持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  
清議爲嫌當以治亂爲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之臣之  
以儻人天下所戴以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之  
若如之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父鮮身故御天下者

而力不可恃也伏惟 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 日崇聖德  
求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典刑處  
於測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爲苛酷示天下之  
慈也唯聖人能之恥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  
出之皇之宮之少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  
能之雞鳴而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  
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疎賞罰唯一有  
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望  
示天下之公也惟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後臣治天下天下  
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體而易踈佞臣  
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爲美言骨體似強多爲直諫美言

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踈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  
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  
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  
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夷狄侵國姦邪敗德國侵則  
害加黎庶德敗則禍起蕭牆乃知姦邪之凶甚於夷狄之患  
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致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  
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爲威如天之高如  
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覩聖駕順動稍頻恐非深  
居九重靜鎮萬國之意况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  
威重 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今  
繼明之始聖以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

降康文比 光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爲巡幸伏望 聖慈再  
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  
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人  
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髮  
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  
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  
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  
而淺末之議哉伏望 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  
爲迂說不以淺末爲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  
人之至明也臨萬機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羣  
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

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設百官  
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而不敢偏聽者懼衆  
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機萬機  
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羣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  
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密  
陳得失未可盡以爲實而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  
欲希旨上下動搖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僞  
而辨雖聖鑒之下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王道以此密奏  
之類更望 聖慈深加詳察與大臣議論可否然後施行儻  
密奏之言便以爲實內降勅分一面施行則讒譖之人緣隙  
而進以訐爲直以詐爲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



本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纖佞恃國恩寵為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政有多門伏望 聖慈深為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 聖朝之取捨因敢罄而陳之伏望 聖慈詳擇一二

天聖三年四月上  
時為大理寺丞

上 仁宗答詔論時政

齊 籍

臣幸辱班聯獲當次對輒陳管見仰瀆縉旒內揣狂愚當從震殛臣聞服忠義者皆懷愛君之意被惠養者咸蓄報恩之心故有委輅納忠嬰鱗陳諫義烈所激無故殞身而况生逢盛隆身事明聖一寧詔旨責其盡言非臣韜默之秋實臣罄

四十五

百四十六

工

魏文

勵之日也恭惟 皇帝陛下倚 祖宗之淳熙承 慈聖之保佑積德彌盛涉道日深登天感帝而自謂未又在理必照而退託不明招尊體臣虛受讜議不吝過舉因廣日新此前王之所難而 陛下之所易實 九廟無疆之福四海永安之基也臣是敢竭至陋之識揣當今之宜可補助聖治之萬一者條之如左伏以推誠任人則布腹心而事上懷疑待下則顯形迹以避嫌腹心布則下無隱情形迹顯則義章至理夫古今之事固有形近私而實公者邪奚內舉其子而見褒前典亦有形近公而實私者王莽親戮其息而終成大盜是故王者察臣之心而任之推已之誠而信之則內竭其公外宣其力矣是以唐虞之朝輿羣臣之遜而不為比周東漢之世

其三五之法而無效者其故在誠之益如彼而懷疑之損其  
此謹按唐文皇之世或言魏元成阿黨者按驗無狀溫彥博  
奏其不存形迹速避嫌疑元成奏曰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  
邦之興亡或不可知文皇矍然改容曰吾已悔之故正觀之  
治與三代同風又憲宗之時皇甫湜應制舉策語切直王涯  
是其舅時為翰林學士任當覆策不以舅甥之嫌而收之為  
貴倖者所怒及貶涯虢州司馬以湜之盛才而尚不免親累  
故元和之政不至於太平此乃推誠懷疑之効也臣愚切窺  
今日似懷疑而待下矣羣臣似皆存形迹以避嫌矣陛下  
疑羣臣之私也臣下必有挾私徇情以致陛下之疑者也  
臣又謂當考其狀實退之罪之可也未聞任之而疑疑之而  
任也書曰任賢勿貳又曰疑謀勿成此之謂也而言事之臣  
知陛下之有疑也當以理道分判公私昭然不惑使朝廷  
推至誠廣至公蕩然無猜以至於大同也夫宓子賤古之一  
縣令耳推誠於下而吏不忍欺况國家精擇信臣置之左右  
苟推心任之自非回邪姦佞孰不竭心仰鱗倚屬也安可謂  
推誠不可行於今乎臣切度今之言事者類皆迎揣上意指  
似是之事以成其疑是致上之益疑也則其意似欲陛下  
衆疑於下自取信於聖心以利其身也不然夫豈不知疑之  
害治也臣恐防疑不已則上不知所信畏避不已則下無所  
推公公信兩虧事將安決伏惟陛下至聖至明臣願陛下  
推至誠廣至公察情偽以臻太平之治臣又聞為機之務

所應至衆四海之大所控至廣必在乎立畫一之法守不紊  
之條持其權綱障其要而此帝王所以不勞而制天下也是  
故以一制衆則多至而益整以繁應廣則雖久而必亂故曰法  
不一則朋黨生若然則發號施令可得二三哉臣伏見去年  
十月十七日及二十七日宣傳 聖旨令羣牧司借支帶甲  
馬二疋并隨行草料與新差保州巡檢都監揚懷煇本司爲  
准大中祥符五年宣頭節文今後應有臣寮及使臣脚下已  
有官馬因差遣並不得乞借官馬礙此條貫遂具劄子於十  
二月二日進呈得旨祇令賜馬一疋自備草料樞密院出降  
宣頭之次至三日又傳 聖旨却令借帶甲馬二疋隨行十  
七日內爲 小事四降宣旨三令借馬二疋一令賜馬一疋  
本司不知所從遂再具進呈當月十六日批降 聖旨云已  
賜與馬其劄子更不行方敢依准宣頭指揮且樞密院是  
陛下樞密發命之司也得旨畫依方降宣命於外頒行之次  
陛下又以傳宣衝之以在京之司職連大臣則可以進呈更  
改若踈遠之地使何所依從夫一州之守一邑之宰若政令  
不一尚有受其弊者况一人之威天下之大苟命令二三安  
得不慮乎且號令如汗汗出而不返者也故曰安危在  
出令安危所繫得不謹乎蜀相諸葛亮有二宮中府  
中皆爲一躰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此實先代名臣之言也矧  
今稟寓之大咸溥一軌豈宜號令之發自啓多門萬一處置  
大事亦如此比恐致不虞以成後悔此遂事旣往誠不當言

注願 陛下謹號令於此後耳臣又聞守文之弊以遵於制  
度御下之方在謹於憲法制度定則貴不敢驕盈賤不敢踰  
越憲法正則寬不捨有罪猛不及無辜釋此二者雖堯舜不  
能治天下也唐文宗嘗言爲國之道致治甚難宰相李石對  
曰朝廷法令行則易此要言妙道也故法行則君主重法廢  
則朝廷輕重之理安危之機乎夫 祖宗垂憲軌迹具在  
固不可改也所可改者請以醫者諭之夫藥所以攻疾也若  
疾證已移不應但守故藥必更方易劑隨其所移而攻之則  
疾應而痊矣法所以塞姦也若姦源已遷不應但守舊法必  
更條易科隨其所遷而塞之則姦息而政明矣其不可改者  
亦請以醫者諭之夫三部之脈四時之氣五藥之性針灸之

手

一區一六末

一十四

三十一

法更歷古今孰可變改也若制度之設尊君卑臣同文一軌  
防踰僭塞僥倖雖前王後帝亦不可改易也凡人見法令之  
有改者遂謂制度之皆可易也此世之所以多違越之人也  
恭惟 國家以聖繼聖典章開具垂之無窮自中書樞密院  
下至百司政教所行皆有成憲守而勿失可致治平况祥符  
中敕文應臣僚上殿奏事不得批依奏並批送合屬中書樞  
密院等處以 先帝眷明昇平在運小大之政無不洞曉尚  
不欲便行依可而必令有司奏覆者蓋恐破改舊制開啓倖  
門故也抑又 先帝之深意不獨自守法度而已誠欲垂之  
訓典冀 陛下遵之也臣伏見頃來傳宣內降歲有增多夫  
取巧之人若事合舊典理非所創則雖下有司不憂不行其

其違定制創起新例者下於有司必嚴法而不可行故其來  
傳宣內降期於必遂是則兩一傳降廢一制也傳降不已歲  
月浸深臣恐制度存者無幾制度削則紀綱壞紀綱壞則上  
下之分何所檢局此臣所以日夜為 朝廷憂之也臣願  
陛下事無大小皆送有司覆奏則重機必當而典制常存矣  
然帝王行法必從近始使左右貴戚畏而不犯犯而不捨則  
天下孰敢輕重哉夫左右之臣也具密之職也入禁闈綢繆寵  
遇凡常之見所望惟恩望恩不已驕恣漸積諸葛亮所謂寵  
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夫有賤位之心繼以  
慢恩之意未有不猖踰踰檢縱肆無憚者矣過惡既盈然後  
寘之文法此前代之亡身覆族者皆由驕之太過制之不早

故也所謂將欲福之適足禍之不若以義而斷其恩以法而  
制其漸知有過不捨則大過不生矣知無故不當則僥望自  
息矣諸葛亮所謂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  
知榮是也使其操履自守常有懼禍之心寵渥所被必懷感  
恩之意永保元吉與國同休豈非王者待左右親戚之至仁  
乎孰若養成癰疽使至決潰也臣頃為開封府兵曹參軍伏  
見王卞融因毆本府客司軍將仇保法當贖銅特勅勒任且  
仇保京府一走吏耳卞融貴戚之子也 陛下責其橫恣越  
法停官此實 國家用法之至當而保全戚里之深心也若  
陛下制獄左右貴戚皆如卞融則何患法不行而人不思  
况此數年事立國未忘於聖心近聞作坊料物庫監官

獲之感侵盜官物事發而逃三司案捕之次降旨累令疾死  
此非臣本職得自風傳萬一有之未為美事 陛下何不使  
推窮其事付之於法俟其知過後或因赦文稍加收叙或以  
衣食養養不使任職若因而悔改是 陛下再造其身也此  
乃公法不屈私恩亦隆臣切惑 聖斷異於曩時也計過則  
此重而彼輕也論屬則彼親而此疎也議罪則彼加法而此  
貸刑也臣恐中外有或效之者繩之以法是同罪異罰矣因  
而寬之是法憲廢矣昔漢武時隆慮公主病因以金千斤  
錢千萬為子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公主卒昭平君  
驕醉殺人在尉請論武帝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  
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

十一

一百四十一

十一

十一

不能自止且隆慮帝妹也昭平帝婿也復已許其贖死而終  
不貸其罪若且妻其言之媿小而廢法之失大也故臣願 陛下  
謹法制以齊中外也謹覽詔文云規朕躬之過失臣伏惟

陛下於仁即之安躬孝睦之德監照古昔包舉執之身絕游  
畋不恣聲姬變用忠直斥遠佞邪此天下家曉而戶知矣然  
日月不能無薄食之過唐堯不能無哲惠之難故懷多福者  
小心累大德者細行臣是敢竭愚慮塞明詔又云陳宰政之  
闕遺伏以執政之本在內銓擇庶官在外安集百姓今官吏  
非其人而曠弛之政漸益考課不得其實而升黜之典或虛  
之官吏之弊奉公果乎以為要資且史之性無文規利以為資  
史不嚴則出育史縱資且文縱則法空壞法令壞則民受其

之理也夫欲外律郡國當先自京師故曰京邑翼翼  
是則今京任之官以寬縱法制為大体以姑息胥吏為美  
名此已相沿積習矣或有以公繩下者則羣胥百計而動搖  
之誠能動搖則來者為戒雖有公心幹畧安敢施為乎伏見  
主符縣令檢下稍峻羣胥相率逃去尋而罷其縣事是動搖  
之計行矣况近年來任京職者多徇其私便罕責於才實按  
局廢弛黨弊增深而今之奉公稍矯前失朝廷不責校胥之  
陰計而戒官吏之峻整臣恐自此孰敢盡公操法束縛羣下  
乎百司觀之孰不效之正百司之胥既效之而危其上百司  
之官亦戒之而縱其下上危下縱久而風成此為胥吏謀則  
得矣為公家謀何有哉使四方聞之莫可則矣臣願 朝廷

速變此風無使成俗要在擇人而任責之行法無聽羣黨動  
搖之也又考課之制備有令典景行功罪不容隱私今內外  
之官雖有課曆率無實狀蓋由刺舉之官或昧於察廉或徇  
於私曲推勞舉過多失公實意有發摘則果桃成賊情在容  
掩則吞舟漏網考課之司但據課曆以入升殿之科無緣察  
其真偽夫剛正之吏彊猾所以為仇則孤立而多患貪黷之  
夫奸智足以自衛則有黨而寡禍故有幹廉在公而偶罹文  
法者考司即為有過而降殿之典行矣誅剥害民而贓狀不  
露者考司即為無瑕而升賞之恩及矣如此則降之或在非  
辜既無以戒惡賞之或在有罪又無以觀能實由任選之道  
不精阿縱之法不嚴察舉之官不懼故也臣願 朝廷立嚴

制去此弊風此乃錢擇之謂也又國之用度節儉為先節儉  
行於上則府庫盈其於國雖逢災沴之數水旱之困上有賑救  
之備則民無流亡之悲今財賦益屈而土木之功不息浮冗  
之費日增儲蓄無備而荒沴之民屢困賑恤之恩不時此輔  
臣固當苦言陳諫罷土木削浮冗以存濟之此乃安集之闕  
也儻陛下不輕小臣之言曲加裁擇誠能察情偽審號令  
謹法制然後責輔臣之公正者推擇天下才行而任之嫌疑  
之私既去至公之風自行名實不亂賞罰必當官曹嚴整紀  
綱振張則詔旨無謂田邪朋比阿私恣橫請託貪殘且自息  
矣止土木之功去浮冗之費則失業之民有以濟矣臣聞明  
王聖主好聞其過惡臣孝子言無隱情至於諱有司惇後害

皆非人臣之節也致效百慮莫補萬分幸當責言之及用避

論輸之律實祈 英睿照其悃誠

天聖七年四月上  
南為羣牧判官





